



内蒙古文库

# 内蒙古戏剧剧本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 XIJU JUBEN XUAN

内蒙古戏剧剧本选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兴和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300千 插页：3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9·404 印数：1—1,000册

ISBN 7—204—00267—9/I·39 每册：2.10元

内蒙古自治区当代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森 齐·莫尔根

时家翎

##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的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血案（歌剧）	周 戈 1
慰问袋（小歌剧）	布 赫 达木林 20
闹元宵（二人台）	都君一 25
包钢人（话剧）	高 彬 吴新秦 林凤山 48
草原小姐妹（京剧）	赵纪鑫 107
天·地·人（话剧）	叶·娜布琪 李有忠 142
接婆婆（二人台）	樊树峥 174
伊尔客图哈腾（晋剧）	云 川 贾 勋 郑 安 198
巴拉根仓（木偶剧）	白荣庭 云布衣 云庆华 鄂一平 249
真正的亲家（漫瀚剧）	陆 阳 279
瘸腿财神（二人转）	任海生 299
王婆追鸡（漫瀚剧）	陈 宁 327

# 血案（歌剧）

周戈

时间：一九四五年，寒霜初降。

地点：内蒙古某处。

人物：巴根 二十五岁。简称巴。

父 五十多岁。

哈达 巴之弟，二十岁。简称哈。

乌兰喜格 巴之妻，二十一岁。简称乌。

墨恩其格 巴之妹，十七岁。简称墨。

达瓦 巴之叔，四十岁。简称达。

康同志 八路军班长，二十多岁。简称康。

国民党军连长 三十几岁。简称连。

国民党军兵士 简称兵。

## 第一场

这正是秋去冬来的天气，寒风凄厉，黄沙袭人，被日寇蹂躏八年的内蒙古是那样荒凉惨目。远远的从风沙中钻出两个人来。

巴根本来是个青年剽悍的狩猎者，在日寇统治下，他被骗去当了兵。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施行大汉族主义压迫，

对蒙古人实行大屠杀，巴根从血泊中逃了出来，被八路军收容优待。现在他穿着老羊皮短大衣，背着一个小白布包袱，和护送他回家的康班长有说有笑的走着。

巴（诚恳感激）好啦，康同志！你送了这么远，请回去吧。

康 巴根，我们多跑点路没有关系，你是刚从国民党那里跑出来的，再碰上他们就回不成家了，我们八路军做事要负责任的，走吧。

巴（无限感激）

（唱）八路军对待人世上少有，  
又有情又有义实在恩厚，  
我本想不回家跟随你们，  
可又想回家去见见骨肉。

康（唱）你回家干什么对我来说，

巴（唱）我回去看一看再作计谋。

康（唱）你家中几口人地有几亩？

巴（唱）我家中五口人牧羊放牛。

康（唱）为什么不在家去当伪军？

巴（唱）说起来心惭愧恨在心头。

蒙古人受压迫好几百年，  
日本人欺骗咱说有出头，  
恨汉奸卖民族甘作傀儡，  
害得我上了当险把命丢。

康 这一回你回家一路好走。

巴 到将来再见面是好朋友。

康 对了，到将来见面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

巴 原先日本人在的时候老说共产党八路军坏，现在我才知道是上了他们的当了！（沉思）康同志，我有一句话想……

康 说吧。

巴 你肯和我一块回家去吗？

康 （不解的）为什么？

巴 你看，八路军对咱蒙古人这样好，你到我家请你吃整羊、酥油、奶皮子，随便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康 （诚实地）啊！（笑）好巴根，不行，咱们还有革命工作。

巴 你看八路军待我这么好——

康 没有什么，只要你回去替老百姓多做点好事就都有啦。

巴 对！我在八路队伍里住了半个多月，也懂得一些道理了，我回家看看，要是没事我还参加革命呢。

康 那更好嘛。

巴 你真的不去？

康 谢谢！你回去见老人也替我问候问候。

巴 那一定，那一定，那你就别送啦。

康 噢，我还有点东西给你。

巴 什么？

康 （从袋里拿出一扎钞票）这是我们上级发给你的路费，让你道上零花。

巴 （惊讶）啊！给我钱，不行！不行，我不能要！

康 没有什么，这是咱们八路军的规矩，拿上吧。

巴 （振奋）康同志，八路军对咱蒙古人这样好！

康 应该的嘛，蒙古人受了日本人的压迫，又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欺侮，咱们不帮助谁来帮助呢？

巴 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的！

康 巴根，你回家一路上要小心些，听说国民党的队伍这两天在往西开。

巴 怎么，他们又想——

康 没有什么，只要他们敢来，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们消灭。

巴 对，康同志，我听你的话！

康 好啦，（热忱的握手）这回你一家团圆啦，在我们队伍里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你一路平安吧！

巴 对，再见吧！

康 再见！再见！（下）

巴 康同志，再见！（稍停）世界上有这样好的队伍。要没有八路军，我的命险些叫国民党给要啦。好几年没有回家，家里一定惦记着我，我先回去看看再说。

（唱）千年的恨来万年的仇，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  
压迫咱蒙古人没有活路，  
他对咱蒙古人不如马牛。  
八路军对待人恩有义有，  
我本想跟随他又想骨肉，  
风沙大看不见那是大路，  
迈大步赶路程回家团圆。

（下）

## 第二场

次日清晨。寒冷的草原已经铺上一层白霜。巴根的妻子乌兰喜格怀着思念之情，眉头深锁的走出蒙古包来。她手提挤奶的木桶正待进圈，忽然一只喜鹊从她头上飞过，她——又惊又喜，仰头凝视。渐渐从她愁苦的脸上，浮起一层浅笑。

乌 嗯，“早报喜，晚报忧”……莫不是他要回来？（顿时振奋，急忙放下木桶，搭手远眺）

（唱）喜鹊当头高声叫，  
莫不是他要回来了，  
心中好似烈火烧，

又是喜来又是焦。  
冷冷的霜，热热的心，  
巴根他不该去当伪军，  
一年多没见书和信，  
谁知他是死还是生。  
北风吹来身寒战，  
我在门外把他盼，  
望来望去眼望穿，  
不由我心中一阵酸。

(墨恩其格上)

- 墨 (见嫂嫂远眺，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远望。良久，奇怪地) 嫂嫂，你在看什么？
- 乌 (始知有人，不觉脸上一红，嗫嚅地) 我，我……
- 墨 看什么嘛？嫂嫂！
- 乌 (深深的叹惜了一声，提起木桶，慢慢地走进羊圈去，不语)
- 墨 (追上去) 嫂嫂！
- 乌 (象似发呆地看着妹妹)
- 墨 你告诉我看什么嘛？
- 乌 (一丝苦笑，摇头不语，蹲下去挤着奶)
- 墨 (着急地) 嫂嫂！你怎么不说话呢！
- 乌 (唉声叹气) 墨恩其格！你看你哥哥会回来不？
- 墨 哥哥？
- 乌 嗯！(愁思万端)
- 墨 噢，你是在想着他？
- 乌 难道不应该？
- 墨 应该！真的，刚才爸爸还说来着，哈达哥哥去打听消息，到这时候还没回来。巴根哥哥是叫日本带走了？还是叫国民党给……

- 乌** (苦涩地) 唉! 谁知道呢。
- 墨** (同情地) 嫂嫂, 说起来还是咱们的错, 当初不应该叫他出去的, 你看他要是在家, 你还会急成这个样子?
- 乌** (愁苦地) 日本人把他拉走了, 叫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 墨** 唉! 自从哥哥叫日本人拉走了, 咱们圈里的牛羊就一天比一天少啦!
- 乌** 别说了, 把这奶子提进去吧。
- 墨** (接过桶) 嘿! 挤了这一点?
- 乌** (叹息地) 牛瘦成几根骨头, 羊……唉! 这就是咱蒙古人的光景。
- 墨** (难过地) 嫂子……
- 乌** 提进去吧, 爸爸喝茶了吗?
- 墨** 喝啦。 (看着嫂子愁苦的脸, 自己心里也难过, 快快地下)  
(牛羊病饿的叫声)
- 乌** (不禁苦从心来)
- (唱) 日本人来了八年整,  
        说什么帮助蒙古人,  
        看咱家中多穷困,  
        牛病马瘦羊发瘟。  
        有的人不来亲眼看,  
        只想巴结作大官,  
        问一问他们到底为谁干,  
        害的我一家不团圆。  
        谁来真心帮蒙古,  
        谁是咱们的大靠山,  
        西北那边一片红,  
        为什么他们把身翻?
- (欲下, 忽听狗咬)

乌 啊，远远的地方有人来了！可不是，从那条路上来了两个人。啊！看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急呼）墨恩其格！墨恩其格！

墨 （急上）干什么？

乌 你看那边来了两个人，看样子是往咱们这来的，那是谁？

墨 （凝神注视）嗯，一个穿短皮袄还背点什么，一个穿长衣服的。那个……，哦！那是哈达哥哥！

乌 哈达？

墨 那个穿短皮袄的是谁呢？……（惊叫）是，是，是巴根哥哥！

乌 （惊喜）啊！是他？！

墨 是，真是他，他走路的样子我认得，你看，一颠一颠的。

乌 （喜不自禁，一把抱着妹妹）墨恩其格！真真是他！

墨 （也是欢喜地）可叫你盼回来了。

乌 他是怎么回来的呢？

墨 问这些干什么，我叫爸爸去。（急下）

乌 （坐立不安）他是怎么回来的呢？他……

（墨携父上）

父 是巴根回来了？在哪里？在哪里？

墨 （手指）那边，那边！

父 哎呀，我看不见哪，（对墨）你去把我的花镜拿来，你去——  
（忽想起）哦，在这里，在这里。

墨 看爸爸乐的不知怎么好了。

父 啊嗨，好巴根，好巴根，（对乌）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乌 （是喜是羞，欲作一时回避）我去——

墨 （急阻）看你！他没回来你想他，他回来你又——

（哈达、巴根同上）

哈 爸爸，哥哥回来了！

巴 爸爸！（跪下暗泣）

父 (激动的说不出来) 你, 你, (哽咽) 你, 你是怎么回来的?  
哈 是八路军送他回来的。

(惊愕) 八路军?!  
巴 是的, 是八路军把我送回来的。  
墨 哥哥, 八路军怎么把你送回来的?  
父 你是怎么到八路军里去的呢?

乌 (对巴) 爸爸问你, 怎么到八路军去的, 你说嘛。  
巴 (沉痛愤恨)

(唱) 这一言那一语把我来问,  
我心中说不完血的仇恨,  
蒙古人受压迫要求自由,  
我不该听错话跟随日本。  
八月间日本人被迫投降,  
八路军到处的解放人民,  
谁知道国民党勾结日本,  
用夹攻打八路陷害百姓。  
国民党安下心压迫蒙古,  
十月间派大兵包围咱们,  
无故的用机枪向咱扫射,  
许多的蒙古人倒在血泊中。

父 哦, 你, 你是怎逃出来了的?  
巴 (兴奋地)  
(唱) 说起来也是我该走好运,  
我拼命逃出了敌人火坑,  
连夜里我找到八路队伍,  
八路军看待我好象亲人。

在八路我住了半个多月,

早吃酒晚吃肉恩厚待承。  
临走时又派人送到半路，  
还送钱做路费实在领情。

父 好，好，总算咱们一家团圆啦。哈达，你去杀只羊，咱们一家欢欢乐乐地吃个整羊；乌兰喜格，你去揉些面，做团圆饼。我去烧香谢谢佛。

（一家欢乐，喜气洋洋）

父 （唱）咱们一家团圆了实在高兴，  
又烧香又杀羊谢谢佛恩，  
世界上有了那八路军，  
受苦的老百姓都能翻身。

（兴奋地）嗳！今天咱们家里象过大年一样，团团圆圆，欢欢乐乐的！哈，哈……

（众人随声大笑）

巴 爸爸，达瓦叔叔呢？

父 他放马去啦。

墨 （戏谑地）嫂嫂，你该不再到门口望了吧？

乌 （微嗔）叱！做你的事去吧。

父 （兴奋地）来，巴根，你再对爸爸说说，八路军对你怎么好法。

哈 爸爸！哥哥走了好几天路，叫他歇一会吧。

父 哎！爸爸活这么大岁数，从来就没过这么快乐的日子，这样好的队伍咱们蒙古人就没听说过呀！

（忽然枪声大作，众惊）

众 啊！打枪！

哈 我去看看去。

父 别，谁知道出了什么事？

哈 还是让我去看看吧！（急下）

父 唉！真是冤家死对头！

巴 该不是国民党队伍来了吧？回来时康同志对我说过，国民党的队伍又在往西开。

众 （惊慌）啊！

（话声未了，哈达扶达瓦上）

哈 哥哥，哥哥！

巴 这是怎么啦？

父 （叫）达瓦！达瓦！

众 叔叔！

乌 （对乌）快去拿点布来包上，快！

（乌下，取布上）

达 （半晌苏醒，断断续续地）哎……哎……哟！

父 达瓦，你醒醒，是怎么啦！

达 是……国民党……他们抢……抢我的马……我……我不让…就打……打我……

巴 叔叔，巴根回来啦。

父 达瓦，你把心放宽些。

达 巴根……给我报仇啊！……我，我不能活啦……哎哟……

巴 爸爸，我看还是先扶进去再说吧。

父 好，扶进去吧，唉！世界上有这样野蛮的队伍。

（巴根、哈达扶达瓦下。达瓦一声惨叫，巴根：“乌兰喜格，快来！”）

乌 怎么？（急下）

墨 爸爸我怕……

父 怕有什么法子！马叫他们抢去了，人也叫他们打了，唉！

（少顷，乌兰喜格哭泣着上）

父 怎么？啊？他，他——

乌 （泣不成声）叔叔，他——死——了——

父 (顿足捶胸)唉！老天爷！天啊！谁给咱蒙古人出这口气呀！  
(恸哭)

墨 叔叔 (哭)  
(哈达冲上)

乌 (急阻) 哈达！你这是干什么？

哈 (悲愤交加) 我不能受这个气！

乌 (恸哭) 爸爸，他要……

父 你这不是往虎口里送吗？  
(巴根上)

巴 哈达，你干什么？

哈 我要马去。

巴 马？嗯！人叫他们打死，马不能叫他们白抢去。

乌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巴 要马去！

父 人家都有枪，咱们还是忍这口气吧。

巴 忍下去，我可不能忍下去。

乌 你刚回来，又要……

巴 那就让人骑在咱们脖子上吗？  
(枪声又起)

众 又打枪了！

墨 (惊慌) 爸爸，不好啦！国民党的队伍都上这边来啦！

父 啊！你们快去躲起来。  
(父偕女、媳关门下。)

### 第三场

这是巴根回到家的当天，那些残害蒙古人的恶鬼们就出来明抢暗劫，血淋淋的手，伸到巴根的家来。北风在呼啸着，